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三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三

婁東張　溥西銘著

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葢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

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

文元卽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閒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

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

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科易經程墨指畧序

學易其有道乎吾未之見也以學之不能謂無其道而安之亦非吾之所許也是以前儒之説每多瑕釁之論責於今日益可知已雖然君子之有事於學也不伐其所能不辭其所不易知難而與之處不驟得其意則需時焉故讀易之說不執一方無已而因今人之埋易言昔人之變化理其陰陽若有塗畔易之道或時見焉要之非其至也若吾雲子以天下之才辨究事理

六經衆史匪隅盡得其於易道可謂詳矣而近
且察文於程墨之中又不得已而域之五科之
內何其隘也夫屈神明之智歷於時人之蹊隙
以常設之言而博其清遥之賞五科之文於雲
子豈有當乎予以知其勉然也然勉然爲之不
言勤若寄指以送意在曉衆而已夫命才於凡
者大文在前不能甄列若負其非常者行於庸
散恒有表衆故當諸文之縱横必得敘然否示
懲勸雖一言之是嘉其合意別爲高流若然者

汎然之來詩書可見亦何有塗炭之厄乎今五科之所有其爲時也近其爲文也偏名之爲經人無不知及其論辨則以嘿自全一卦之中選題發文號有其富卒也反顧卦義脫然不屬上之所取下之所應非徒無求於易也易之爲名已忘之矣非雲子廣教立訓亦何以拯其往失箓之清明哉故指畧之稱猶言畧之云爾然自雲子。畧之其畧也斯可矣繁而與之適以爲蔽備數寡少其道反存天下之學易者豈貴多乎

天下善二集序

集房書之文而進退之與集同人之文而進退之其爲事均也然而難易辨矣房書之文選拾便意因時爲託折衷於天下之通情而不必其人之接識間有所存指或近諛而一日之書讀者諒焉則以爲無俟乎望之之備也若同人之文恢拓四海不以常科事近囂瘯而情多狃狎苟習其姓名忘其文字則一時以爲罪而設辭無所立故勢必出於廣塗而人皆脩譽於有餘

選之者將從質焉將從文焉然不然之間猶未可知也雖然一科之變氣有先後覩所通行同人之選若爲房書之接事要其類文總德負郡行道者不必其先之皆富貴也立言於前而覽績於後故房書未行而其文已達科目之人使名不喻於同人其文不無可惑焉則知斯選之總紐風物嗣事若是其重也予往者與彥林介生諸子有同人之選齊切情志事有足稱既而病其言之蕪也則羣筆而不敢爲而終以爲不

可縻也則莫若因㲉至之品告以淸明之說竊窕肆變言人人殊而酌於一理安其起訖然後爲文之得也是故淸文之無累猶之潔士之無欲無欲者萬行之所出無累者萬文之所始今有志聖人而學其辭者不明乎聖人之意而惟辭之謀則必將以春秋之所諱爲學士之美談矣欲懷往而抗俗其可得乎此彥林之冊選所以爲救世之亟也苟舍此而求其勝則已甚下此而趨於弱則已不及夫君子於其已甚無所

恕之矣況其不及乎 又彥林之所慨然也

房稿遵業序

不明乎六經而欲治一經未見其能理也不明於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是以尊經之號與夫人倫之稱古之人重乎其嚴之不敢輕以與也不敢輕以受也輕以與則有絕道之憂輕以受則有不學之刺然則今之爲論者其可忽乎哉且觀從祀諸賢自漢及宋其人之彰彰者於書詩易禮春秋各直本業衆皆樂取衆經而名之要其大致無不通也若夫史書所載

忠孝節義之士僕夫女子其美不廢而考其行事倫紀之重每有專見作者科而別之豈無謂歟是故言經而極於一經論倫而極於一倫其道彌約行之彌難矣予嘗持斯說以自律四方多有然之者徵之雲間若勒卣殷虎宗遠熙仲人中諸子固所謂性命之合也勒卣孝友溫慤發爲詩文無不深厚爾雅而尤愼於撰擇不肯以小文便巳邀槩之選蓄其哀矣然四子之相與左右其志未嘗不存焉且文字之途言或空

著而吉德外發則人皆見之如往者大璫之亂蟊蠈發於里閭勒鹵諸子正憤批擊齮齕之徒怨言四流至宗遠則柢燕都而匡國學之失幾被罝網亦足以明吾黨之無負於朝廷矣雖然次列筆墨而徒譚修行於選者之意得無隱乎而求其大據爲文之指亦易外焉覽玆得志之人予多進而與語矣其爲高明卓犖懋義不倦者可得而數也而文之可錄者皆出其中繇是推之人文一致雖遠在百世其法可存也寧獨

今日哉余因勅鹵之選申所證驗而復導天下以讀經盡倫之要使之歸并一法恐夫不知者之滋議論而自墜厥功也

張草臣詩序

稱草臣詩者多言其系自竟陵有所根統播揚同聲弗能借也予獨以爲不然夫作者之意與夫觀者之意古今遠近其初不謀因夫善觀者而有選之之號卽以選者之美號而量夫作者則幾於域之矣今以草臣之詩蒼遠深厚霧朴幽越極命作者必爲竟陵之所尊尚而卽被以其名將所謂古詩十九首與夫唐山夫人盧江小吏諸作登竟陵之選者皆名之竟陵可乎然

而窮流測源竟陵之功要不可誣也前此所習高李二選流滿詩家漢魏之音缺焉無聞草臣生於其時即欲辭孫巳出協諸格尚則自廢矣能推物長思如斯之所爲乎是以草臣命篇卓爾特高前士而指摘流嘆每誦竟陵義不忘本古之道也且詩本性情無邪之旨形於三百而後之論者比於飲酒言有其別於是細草天蟲之屬緇衣婦人之流盡其騁容亦安在有文武之意周召之思哉則次第而考其正非近古者

不可也嗟乎以今之世而求其近古之徒豈止

詩之謂歟必於其人斷之矣若草臣之濕和誠

讓又無媿焉

華方雷稿序

楊子維斗吾郡之所謂敎父也游其門者學焉而稱最無若華方雷方雷以淵確之才求峻上之理沈湛於書忘其朝夕猶聲色之有嗜好弗能强也引而之文孰有抑之使平者哉且其文之高而不得下者非徒名之謂也若夫急名而不循其實世有其人予竊慮之矣靡辭而無原務爲學者之貌翳於人而衆不之許雖志在湖海顧其本業日月偷墮則已多矣蓋茫茫者蘭

童子可諷無十年閉戶之功而遽求出門同人之義此在後生爲不可之大者也是故君子之立敎也使人學問必先氣質其氣質根原必繇孝弟夫能孝則知有親能弟則知有長達之於學古之聖賢則親也今之正人則長者也見聖賢而如子所以愛親見正人而如弟所以承長則内虛受而外勤勉所欲却而自遜於道不可得也吾嘗觀維斗之事親與公幹之事維斗則學問之道在其中矣今方留之粥粥乎善進也

意存於極遠而不形一辭友其師之友天下之名勝與之信信宿宿講貫大義而未嘗矜類其氣取聲望於戶外以是益知彼哉之流急名而名不與者也若方雷者辭名而名有所不能一日去者也

楊顧二子近言序

予常虞山人也四方之交予常者即交麟士亦以麟士為虞山人夫麟士非虞山人而以為虞山者以其久與予常處忘其為婁東也予與受先辨焉天下始知麟士為婁東人矣葢君子大賢鄉邑有之以為重後之考土俗而論人物者皆繇此出虞山得一子常則已重矣安可盡他邑之有而有之乎故余與受先辨之者所以重婁東也然天下雖知麟士之為婁東而問其朝

夕之所耦未嘗與予常或離若麟士者謂之虞山可也且二子之性靜淡齊致臨事之際退然如不及余與受先每振之以氣而二子嘿不一言及與究君臣之大節社稷之宏務則深豫焉夫古之至人以虛自藏不示衆人以能而物咸服之其朴情和貌三尺童子可狎而與語而一當艱鉅世之負爲莢分之多者詘焉不勝而出其餘以應之無意而稱治惟其取於德之歛全也求諸二子不其然歟是以見之於文而文妄

四之以御乎經史而經史俱辨至於今鬧磐盛
彰凡儒服而誦一先生之言者莫不引領嚮風
待二子之發夢而二子猶然棲一畝之宮鳴琴
擁書意言交和如昔人所歌負戴甑佩者其志
豈不遠哉然余又有感矣隱居之日風雨可同
及其身一顯則南北東西惟君所命此受先所
以向予而泣也更二年而二子服君之事京師
諸夏不擇地而往靡鹽之嘆行矣何言欲如今
日聚論一室其能之乎夫然而考道別方予常
序 高

之爲虞山麟士之爲婁東畧焉可也何則二子
固天下之人也

楊顧二子小言序

子常麟士之爲文蓋有道焉因題之位而起其制匠章與節辨也節與句辨也周環本末而左右就裁大約覩聖賢之辭通已有之志抑令將之意赴當日之情則二子之獨得矣是以與之言理則際在清微繇而論事則功歸顯約讀其常解之文而天下之隆說性命者廢焉讀其直敍之文而天下之曲折議論者廢焉即小言而求之二子之及於斯也豈其易哉蓋嘗聚昔人

之書譬析而比講之高自日月細則毛羽太而工制瑣至衣冠莫不寄其遐思徵其美據度古之尺量與今之尺量何如也度古之道里與今之道里何如也而又譌則有難隱則有證事之沿而不反者條指以直之人之槩然以屈者反復以切之故有惑在百世而一日以明千千之夫不興其慮而獨覘然以出極其用致之入神與夫漢之馬鄭唐之孔陸揖讓而刺諸經之得失升堂入室未知誰後先矣然積功累勞若是

之深而又不欲以博自見嘿然寓指於文蓋曰
註疏之書昔儒有之不敢復舉也考類之書明
之先進有之而亦非後者所議也謙謙之德遜
於前人而述者之所得終不能無所發抒以自
達其訓誨此小言之所以先史選而列乎四方
也乎善讀者緜文采而稽事理亦有道存乎其
間矣

宋宗玉稿序

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斯之言古有之而通之於今或有未應非地之氣遷蓋亦學者之責也然則積盛而衰積衰而盛功存乎人忽焉而已君子務其强者以正身而率物又安可避天下之難自墜厥聲乎此萊陽諸宋所以毅然决起爲能立於海岱之間比高絜深也且華之澄嵐宗玉呈玉諸兄弟嘗爲予言之矣習聖人之書而不明聖人之文罪之上也居聖人之地而

復不明聖人之文服聖人之行罪且什伯焉是以先之先生總人士之紀昌明正學而華之左右其政洋洋厲厲達諸邦邑非復一家之事則今者宗玉之考經躐節進於絕詣雖已自爲之亦曷可謂無其原哉且感應之理以近驗遠天之報人畀其勤苦而又覩其及物則淺深大小不可易也昌陽遂邑素未著風聲明禮樂倡教自一人凡佩玦帶環者無不謹士君子之法樂於古者卿大夫之業則齊魯之易志向風誦德

修道皆斯人力也況其家之繩繩者乎是以稱
豫章者必言昌陽稱昌陽者必言豫章貴其同
也然豫章之縣來舊矣而以今日之昌陽與之
同稱此豈有功名之說介於其間哉業創乎未
有而人疑積之三十年之教而近始有其績遲
而又久亦已難矣而要之功名亦不可忽也士
之上焉者不以此爲諸宋之輕重而熟講乎其
文以儀刑乎其人溫恭是親基陽不遠而下焉
者不明乎人與文功名猶有動焉則聖人之教

益以章矣予夙耽宗玉之文曰美曰善不復贅
辭而特欽其門庭之學後先帥循澤究天下慄
爲序其大端焉嗟乎若宗玉者誠哉其夫子
之徒也夫子之里之人也

蒼崖子序

予強子美之爲今文與其爲古文無以異也言理深究爾雅之作斐然以出所謂君子之辭者非歟予與受先讀之愀然而興曰微言之絶久而當復意者其在南州乎是以兩人偕事六七年時人之論説畏不敢近勉與之就終非其樂獨性耽二朱之文備諷周咏雖於棄捨夫盍有以移之也往者介生之選予強子美之所爲今文已爛熳於天下今受先之臨復發其所著一

書列而行遠非誠好之而然歟且受先居官蕭
約猶之在貧養母不過脡肉一家之奉不踰大
菽粗糲無復餘錢以給四方賓客之費而猶衙
覽清文使之載版若斯之好不可不謂之入深
也哉者疑古文之作成於大年二子以英富之
日遠行其論謬顯白當世慮非其質嗟乎亦何
見之不廣也夫上智之士自少受經命意廓落
執筆而求於古之傳人雖生斯世不欲以一技
爲盡材之物而遍觀衡潤取其至精爲所寄託

未嘗有無況之字不典之音間於其際即言止卷握足以求矣況放而之遠非其終竟存乎予每見大力爲文不甚自愛重文成散墜無或存者用深悼惜而大力亦自言已不好寫錄家無副書難其整齊之具繇此觀之古人之制作既成而不能錄或錄而無其副以至於失若亦已衆矣使當其時有同道得志之友重其縣書及其一書之成即施之鐫磨以廣其傳何至百世而後有亡書之歎乎然則受先之汲汲於二

宗之文蓋此志也若或者之說捨己而行忌世故守殘而不知其大柢譚之所以致悲於子雲也

房稿和吉言序

予未識忠清郎聞忠清之母之節與賢蓋天下之非常人也母之夫子歿母即欲從之以死是時母之與其夫子所謂夫婦之稱亦名而已未嘗歸而事之也於是家之尊者止之而不能止也則往於其家盡其禮而廬處焉至於今二十有八年矣嗟乎列女之文紀於漢之賢者後代之士重其義而不絕其書予每次而讀焉盛衰不能以下然觀其行事大都始於燕婉終於慷

慨其倉皇以盡者或婦人女子遭天下之亂迫於富貴强大之所抑不得已而奮身以禦其難若生於閭閻未覩君子而從容以致義者自三代以迄於茲未敢謂多有其人也故今之稱母者必嗷然而哭傷其處子而爲天下之賢婦不獨爲天下之賢婦又爲天下之賢母也則以其能教忠清以道也忠清爲母之夫之弟之子以其有爲後之義而歸之於母襁褓之中即撫而字之四歲令誦論語孝經十歲即遍諸籍操筆

爲文十五歲則辭説炳如驚其長老皆毋氏之
爲也逮忠清與予及子常𨽻士游則又痛藻厲
之言不可以長務歸經雅合於聖賢成人之指
而復悔其前之所爲重見其志於房書欲余一
言暴之以明其往者之非來者之是嗚呼意念
深矣夫士當丱笄之年而連援瓌富以發爲宫
商之文非一世之所謂聰明偉傑者歟而忠清
不有其才縣乎經法非有見於事親守身之大
不若是不足以爲學而然歟予葢嘗悲忠清之

毋負其陛行不能即聞於朝廷而吾黨以匹夫之力無所及此竊俯而自嘆邑邑窮日今觀忠清之才遠而業正其所以顯揚褒大者曷可既乎然毋固有言矣夫婦之道自其問名之日蓋已定之凡吾之爲者欲以愧天下之以名許人後爲所不可爲而人與已以爲固然者也則忠清將縣是而事其君不可不念乎斯言也

房稿是正序

嗟乎士負不常之資而抑于其鄉之人不得安其所學亦安在其有幸哉故有接地而敎不通或狃於一家之論而終已不顧余未嘗不悲其性情之失而嘆夫先王之遺風遂絕也於是賢子弟悔焉則怨於父兄之不明出門而無所之則疑師友之不獲其正然則居是邦而欲身爲之勸以表率其屬不其難乎況綿邈而之天下也予與介生維斗諸子兢兢其指以爲立身之

教當縣近始故於父母之邦尤三致意焉而四方亦有憫其勞而與之者意人性未甚濶如也且三吳之理學文行前士之彰彰者不可畢書即近若涇陽諸先生其歿未及一世而傳人已寥蓋誠私心痛之則後生小子之過吾黨欲推而遠之又可得乎是以天下之士由介生以成名者亦已多矣而捐本而議者往往有之然而介生弗辨也蓋以聖賢之事畢日而圖至於老盡不可謂能吾學焉而已何尤乎人之無良也

故介生之意猶之乎余與維斗也汲汲於已之不修而不敢謂相應之有徒厚以遇其人而不必憂其寡恩而起望此所謂自爲正之理也且執文以相難文之高下不能强齊作與論者可以安矣約而歸之爲人爲人之道有善而無惡其亦可棄而不復敫要之論文之正亦無以踰乎斯也六經之說本於先師而制舉所習之書定乎

烈祖夫先師者天下之師也

烈祖者天下之君也事其君而服其師者天下
皆是也又何俟乎吾黨之多言乎故是正之選
維寺不得已而爲之而理簡以備不越其中嗟
乎若是者可以爲敎矣

周氏一家言序

前者簡臣之將行其文也江右鄧左之為之序言及第五先生之不得志而沒情意危惻予覽而哀焉泫然出涕者久之夫第五先生者介生父也簡臣者介生兄也介生又有弟兩人則我容我成也介生諸伯叔俱貴顯而先生獨以仁義抱道窮於諸生又享年不永未及中壽而沒嗚呼亦安在其有天道哉先生既沒先生之配徐太君傷先生甚亦不一年而沒嗚呼又安在

其有天道哉然當先生之殁也簡臣介生已有盛名於天下我容學業大就我成酉年少燕才士也介生撫之哭於先生之側曰有其在無慮也於是遂携之游踰一年而羣籍畢通才章擅絕世之老生者士不能逮也余乃信天之報施遲速大小必因其人怨尤之情未可遽發於倉卒有繇然矣且以余所聞周之上世與介生之大父王大父咸積德累行務爲長者之道其後之子孫榮盛昌大固其宜也而近有不可言者

余竊惑焉與之以光顯之寵而累之以不類之人豈天之命有德者如是已乎噫此周氏之世德所以有介生兄弟也天既困第五先生而生介生兄弟以禁之又見家庭之間有一不類者之如斯而懼其遽絶也於是不使介生兄弟之即遇而厚其所積俟其仁義之既克而後有以大其祖宗之澤故周氏之不類者薄天之甚而天棄之者也若介生兄弟者天將重其託不得已而置之艱難欲其備嘗夫不幸以正其家庭

之是非若也是以介生一明正學而天下之士從之不流於偽僻求之乎門以內伯玉仲馭遠侯諸兄弟亦卿介生兄弟之所為原於道德而離其疵慝則周氏之克大其宗將繇茲起而一人之不類可不辰及於先世也是以介生與予言第五先生之躬嬰患難與巳兄弟之蹇辱於家之匪人每至失聲而予即反覆天人遠大之理以安之嗟乎此一家言者亦明明之驗也

歷科文鈔序

選一代之文與一時之文指同而法則有異一時之文因材區覽不求其全以意遇之物相當也一代之文立乎當日接乎後世非質之備者天下之人易之矣是以歐陽先生之論文必要於道期之孔孟然後無負焉及其言舉子業也則曰毋深之順時而已若是乎不欲其過也夫所謂舉子業者即一時之文也實以命乎其文未有非一代者也文之爲名不可輕受而科目

之說與金石之論復不相爲通選者又曷得而混諸韋于寅之有是選也執衡自巳而常照俱絶一科之内有其人與否則幾於無之矣即人之與於選者其文備與否則亦幾於不備之矣嗟乎以爲國家取士之盛縉紳先生負其能文者之衆多而約取嚴與不獲以爵位之通顯列於文字之林安在科目能量天下士哉至簡稽既盡廣之名社以足巳志雖子寅與人之周亦懸其慎乎選者至也夫始觀之於達人而終應

之以四國一代之秀偉儁朼者無不至於其前而文之可否繫其進退斯不亦豪傑之至榮賞不德而罰無怨者哉繇是而相與造大士各去其一時之見以求文之所謂予且爲之歌士風矣

房稿香玉序

往者予之敘香玉也慨乎有亂人之懼而寓意於雜志之説蓋將以厲古而切今也雖然世有治亂則文士之辭因之爲緩急慮其亂而有緩辭焉非其正也幸其治而有急辭焉亦非時之所與也今天下固已治矣士之見於文者咸有嘉樂之音猗美之思而選其士之文者亦相與爲豫頌言太平則序之之道可知也且稱善之言流文可悦而憂危激厲之指往往重舉而難

綴作者出於甚深而觀者不能遽有所起又曷尚焉顧予之惻乎有感者何也夫世之方棄亂而之治文之方棄邪而之正其數雖明於邪與亂之時而因而持之其力有倍於昔日之所爲者故世方治而一小人出常足以爲患文字之塗方軌於正而或有立議不一恩爲變亂者相傾其間及其弊之見也雖不至於勝要之君子之禦之也則已勤矣是以選文之説推而致之所有遠大未可謂徒及其事也且昔之學者道

其酬覽發爲篇詠卽山水亭樹之間草木與植之類莫不念盛衰之理而慨然於國家之所以存亡則謂稱文引曇而不一察於當世之治亂非人情也故予復於曆虞與君屏兄弟之有是選也錄前日之意而庚戌以道之嗚呼君子亦可以諒其志矣

廣應祉再序

間讀蘇明允先生之文有所爲族譜亭記者抑何性情之至也立身於孝弟而以之示人在巳有其忠恕而達指於一族君子之志也然寬爲之導而復嚴其辭意有甚戒而設文以閑其不可所云怵惕於斯人者蓋三致意焉夫斯人者其文固謂族之望人也族之望人而隱其姓名其姓與名果可得而隱歟以是知先生之諱親者深而慮惡者遠族不必有其人而常慮人之

行事有近於斯者故設爲斯人而筆代之曰天下之爲族之人者其無然也予於是感之而慨然以與以爲得其說可以序今日之應社矣夫朋友之義與宗族之情其本絜殊比而同說則安稱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謂親親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國之人各方岐晅一旦而遊姓氏稱兄弟雖人事之應求原其聲氣不可謂非天也天之所與德者上也才者次也再况其下則無之矣是以社名之立義本周官而今之文

士取以爲號擇而後交在以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風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觀其縣衆朋友之戚繫於人倫而士與士言士歸之本業出入進退不能離窮愁禍患不能舍若是而比於宗族非過也一不之愼而先搖其本如明允先生所云斯人者出於其間其爲朋友之戾不已重哉是故介生發揚其大而予復兢兢焉葢卽來之彥林推廣之意而加詳之所以明有親也

五經徵文序

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於尊經復古者盖其志也是以五經之選義各有託子常麟士主詩維斗來之彥林主書簡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禮溥與雲子則主易振振然自其意於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雖然有其相求之辭而無一介之出載其說以行則江永漢廣之悲人僅結意獨處而不能以告或者懷文欲達而隔其往來之禮遲之歲月以兾其至而終槩於一日

之艱則彼此相待而事無所爲大究若是者五經之選其爲時不已曠乎於是孟樸慨然興曰文教之不通則朋友之疎爲之累也今欲聚諸國之遠開文諭志正其法式訖於成事伐木釃酒不敢忘也然而猶有慮焉徵文之言其及貴廣而經義常不能應則爲之者少也一經之交有所偏講而不獲協之五經効益潤如則致之者無其道也夫亦度道理勸介紹明其所望之有加而示以竟業之不遠庶乎有遂也是故四

海之內凡爲文字之國者斯人之跡皆可得而
至焉況乎邦之哲人則版可數者乎五經之書
其流萬家有志者以已意衡之别其長短科其
煩彙則衆儒之稱并於一業況乎文屬筆者顯
辭之發明於戶曉尤爲近今之凡非鮮克舉者
乎是以人之有之於四方也申之以待見之情
告之以宴樂之期其既也不得其文不敢以旋
則五經之文其猶行者之衣表糗糧也如之何
其可緩也故盍一社而請之而執不取於單經

檄言之以爲不詳而布之以序以紬繹其志其
視於事也重而稽時也疾則始終其至也夫

王載微詩稿序

言詩而動以今文加之遠矣必於人之性情覩焉然後其詩可志也是以作詩者廣不取外約不儉物因其意近而包有其事要於稱巳而足則巳矣而序人之詩者亦繇之平好惡明禮義選於一指而引其藹愿理不繫於周訪而託命多及識其善節則大雅之樂所以相與而論言不靡故不知其人者不能讀其人之詩不知其人之性情者即讀其人之詩而不敢爲之序若

吾載微固士之曠然者也又爲予八兄外父習與之游而得其所爲姚遠之寄大約跡之於今則無處矣惡城塵而樂林野築居領勝髣髴隱者而聚書萬裒遐涉成適自謂天下之垢富莫得而至焉是以處盛無充然之容在貧無側然之色放於天和而常趣俱釋二子始翦髮即各能文進於琴瑟之側命之居而示之以禮揖遜文囿慈孝純備若斯者雖欲不形之謳咏不可得已夫簡兮之渥赭君子之陽陽古之人亦嘗

盛出其情明其笑敖以自肆於騎而思其隱憂且有不能言者此亦外爲豫而內多所爲以累於巳者也今載微生當國家之無事旣無往者之悲而發舒曠絕適全其好篇中之辭又安所存其悄悄乎予所以反復其詩而信性情之非虛也或多言之或少言之而無不在也

徐朱二子合刻序

郡中之文一變而趨雅者自維斗九一雲子君和諸子始也故諸子之功郡之人皆得而誦之則念其功而序其文者亦不可以易也今君和與雲子次其平日之文所未及於天下者合而行之而使予筆其端其意不已重哉然錯綜而極稱之其言未有止也略而說焉又懼其不盡也爲之序者則難矣雖然以不相知之人與文而欲氾濫其稱述雖累言數千與其人其文無

與也若夫習而道之者一言已當況其多乎是故聖賢之名遠大而難予自士之有爲者視之未見其不勝也何則以其才與志命之也夫定志於中而才及於外奮其英果則有導心之善閱其領涉則有忘形之勞繇此而將無不達矣今觀君和撿正而神密雲子致遐而骨㓡不亦斯人之弘表絶其儔匹者哉且卓尤之姿世所時有而物每難近窺其中猶有所爲名者存焉至二子則曠然不少自留而人亦與之俱忘始

起以清文終歸於鑠行亦效之所積也蓋吾郡之不文者類多治容服好戲謔無廉恥之愳見人之美則深刺忌其賢者率以節義自高忠厚寬易樂人之善如不及好身倡而不華於口語凡士大夫皆然雖繇於至性殆成一風俗矣